

通向海关的小路

郭震著

群众出版社

通向海关的小路

郭 震

群众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北京

内 容 提 要

刑警队长张振安，在审理一起凶杀案件的时候，从“罪犯”的反常言行中，发现情况可疑。为了弄清事实真相，张振安深入进行调查，在群众的协助下，挖出了在这起案件的背后，有一个隐藏得很深的走私集团。随着这个集团的破获，真正的凶犯终于落入了人民的法网。

通向海关的小路

郭 震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京安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5印张 138千字

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67·272 定价：0.48元

印数：000001——140000册

目 录

第一章 审 訊

- 一 罪犯受审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 生日蛋糕…………… (7)
- 三 在医院里…………… (16)
- 四 女儿的哭声…………… (24)
- 五 案情分析…………… (30)

第二章 调 查

- 一 研究所…………… (38)
- 二 可疑的人影…………… (44)
- 三 李主任的关系…………… (52)
- 四 不速之客…………… (56)
- 五 线索…………… (62)
- 六 追捕焦延年…………… (71)

第三章 追 踪

- 一 焦延年自杀了…………… (77)
- 二 好心的邻居…………… (83)
- 三 两份材料…………… (92)
- 四 海边缉私…………… (105)
- 五 抛石问路…………… (114)

第四章 露 迹

- 一 玫瑰色轿车…………… (124)

- 二 眼科病房…………… (131)
- 三 带枪伤的病人…………… (139)
- 四 抓住狐狸尾巴…………… (146)
- 五 迴云岭追踪…………… (154)

第五章 布网

- 一 在陆卫林的宿舍…………… (163)
- 二 跟踪金盛…………… (170)
- 三 瑞芹失踪…………… (176)
- 四 海湾擒匪…………… (182)
- 五 兄妹相逢…………… (192)

尾 声

第一章 审讯

一 罪犯受审

预审处的审讯室，设在大楼对面的一排平房里。这红瓦灰砖的结实平房，自西向东按顺序编了号码。从这里可以看到拘留所的高大围墙，也可以看到电网下那个铁板的小门洞。

隔着三号审讯室的玻璃窗，刑警队长张振安看到电网下的小铁门开了，走出了一个年轻的罪犯。他年约三十多岁，白净面皮，戴一副宽边的近视眼镜，头发蓬松着。上身穿一件洗得泛黄的涤纶白上衣，下穿蓝卡叽布裤子，黄解放鞋。罪犯越走越近了，刑警队长的目光集中在罪犯的面庞上，他特别注意他的左眼。

站在张振安身旁的刑警组长李军，用胳膊肘拐一下他的胳膊，加重语气提醒他说：“你瞧，瞧他的左眼皮上的伤疤，是不是他？我听老曲说肯定是他！”

审讯室的门被推开了，法警把罪犯带进屋来。

张振安浓眉下的眼睛，象聚光灯似地盯在罪犯的左眼上：“啊！是他，是他。想不到你也有今天。”他心里想，但没有说出来。

罪犯被法警指定坐在审讯桌前大约两米半的一张木椅上，他半低着头，有些局促不安，两只手不停地搓着，银亮

的钢铐，不时地发出“哗啦，哗啦”的声响。

刑警队长仍紧紧盯着罪犯的左眼，他几乎完全忘记了，可是罪犯左眼皮上那条明显的柳叶形的疤痕，一下子启开了张振安记忆的闸门。他终于想起了他。是他，是他。他当时的名字叫陆卫林……

十五年前，陆卫林这个刚满十六岁的中学生，已是叱咤风云的时髦人物。那天，他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审讯张振安。陆卫林身着风行的草绿色军上衣，臂戴红卫兵袖标，左手叉腰，右手抓着张振安的头发，用力摇晃着说：“你老实交代，你当刑警队长这几年，制造过多少冤案、错案，害过多少人？”

张振安浓眉高挑，一双灼亮的眼睛简直就要冒火了。但他极力抑制自己心中就要冒出的火焰，因为站在他面前的还仅仅是一个满脸稚气的孩子。他虽然瞪着眼睛，但是并不凶，也不可怕，甚至觉得他有些可怜。只是他那稚嫩白皙的面部，有一条引人注目的柳叶形疤痕，从他左眼眉的上方斜劈下来，使他那女孩子似的细长的眉毛断裂了，以致破坏了他整个面部的匀称。张振安望着这被欺骗、被愚弄的年轻受害者，倒产生了同情爱抚和恻隐之心。

“你说，你说！老实交代你犯下的罪行！”陆卫林又一次摇晃着他的脑袋催促着。他那胜利者得意的神采，在眉角飞扬着。

“我已经说过了，还是那句话：我们打击的是罪犯，保卫的是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。更没办过错案、冤案！”张振安回答着。语气是那样坚定，那么不可动摇。

“胡说！你顽固到底，死路一条！”他用手指头戳着张

振安的脑袋，大声说：“‘红造司’的头头李方之不是你逮的？说，说！”

“是，是我们逮的！”他更加坚定地说。

“你承认这个就好。”陆卫林挽挽袖子说，“你逮捕李方之，关押达半年之久，这不是有意迫害，又是什么？……”

张振安“嗤”地笑了，说道：“他在夜晚潜入市百货大楼，盗窃手表十七只，难道不应当逮捕？……”

“这是造谣、诬蔑，是对造反派的恶毒攻击！”

“罪证确凿，岂容抵赖！……”

“啪——”话没说完，张振安的脸上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。他那黑黝黝的右腮上，立刻显出五个紫褐色的指印，接着一股咸咸的殷红的血迹，从他的嘴角流了下来。

张振安的眼睛红得象喝了烈性烧酒，他紧紧盯住陆卫林，只见他左眼皮上那柳叶形疤痕剧烈地跳动着，双目中充满了怯懦和恐惧。他下意识地往后退着……

张振安用舌头舔舔嘴角上的血迹，“噗”地吐了一口，厉声说道：“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！迟早会……”声音象从地下猛然喷发出来似的，又闷又响。

陆卫林左眼皮上的疤痕跳的更加剧烈了。他那本来白皙的面庞充了血，微黄的眸子露出了凶光。他眼睛不离张振安，右手向后一伸，接过同伴塞到他手里的皮带，“噢”地一声嚎叫，冲了上来。皮带疾雨般地抽在刑警队长的脸上、头上。象蚯蚓似的一股血迹顺着张振安的额角流下来，滴在他那被撕破了的白衬衣上……

这噩梦一般的情景在他眼前消失了，并且逐渐隐没在记

忆里。他几乎完全忘记他了。然而，今天他又见到了他。并且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环境和特殊条件之下。现在陆卫林已经成为一个受审的杀人犯，坐在刑警队长的面前。

大概这也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吧！往日的风云人物，象昙花一现似地逝去了，成为历史上的匆匆过客。

今天，刑警队长神采奕奕地坐在审讯席上。他那端庄英俊的面庞虽然还是那样严肃，但嘴角上却挂着显而易见的笑意；他那浓黑的头发，浓黑的眉毛尽管仍然闪着光泽，然而，两鬓已染白霜，眼角上也露出清晰的鱼尾纹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开始审问了。

“陆超。”

“别名，——就是你还叫什么？”

“陆卫林。”

“投机商！”张振安心中骂道。他知道他的名字改来改去，完全围绕着文化大革命的成败。林彪失败了，他也不“卫林”了。刑警队长是最瞧不起这种人的。自己的头脑呢？为什么总是受别人操纵？他看一看陆卫林，又问：“你为什么被捕？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，哦……不知道！”

“不知道？”刑警队长冷笑道：“你真的不知道？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公布了：对罪证确凿，而又拒不认罪的，只有加重处理！顽抗到底是没有好处的！”

陆卫林的嘴唇抖动着，眼睛湿润了。他抬头看看张振安，用力咽了口唾沫，说道：“我杀了人。”

“被害人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周青！”

“你为什么杀害周青？”

“……”陆卫林嘴角蠕动着，一双眼睛狡猾地看一看端坐在审讯席上的张振安和李军，现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，又怯懦地低下头去，一双手在搓弄着，但钢铐羁绊着，使他那过去打人的手不再那么灵活了。

沉默，短暂的沉默。张振安是不焦急的。长期的对敌斗争，使他养成了专门对付那些狡猾敌人的手段，软、硬、抗、赖、磨，什么样的战术也逃不过他的眼睛。更何况今天坐在审讯席上的是一个年轻的罪犯，而且是过去在他面前以胜利者姿态出现过的那个失败者。就象被他捉到的那只曾经咬了他的手指头的小獾。他的手指头曾经流过血，可是小獾终于被他捉住了，而且被他关在笼子里，他在欣赏着。虽然，他不象欣赏熊猫似的那么有兴致，但看看自己捕获的猎物，总会使人感到惬意的。

刑警队长点燃一支纸烟，吸了一口，捏在手里。他在集中精力观察这个罪犯还要耍什么花招。

“你想不想交待？”李军沉不住气了，高声问道。

陆卫林迟疑地抬起头，嘴角抽动着，眼里流出泪水。

“你老实点，现在要你交代你的罪行！”

“我，……我没有杀人……”

“胡说！”李军“啪”地猛击一掌，桌子上的茶杯也震得响了几下。记录员丁一萍被吓了一跳，她甩甩额前的散发，乜了李军一眼。

罪犯有些懵了。刚才他正抬起铐着的双手，想擦擦眼上的泪水，被这突然一击，吓得站了起来。他结结巴巴地说：

“我，我，我……坦白！”

“坐下！”李军满意地说。接着，他又问：“你为什么杀害周青？”

“……”陆卫林仍然迟疑着。

“说，你不是要坦白交待吗？快说。”

“我和他有仇！”

“好，你现在就把你杀害周青的具体经过交代一下！”刑警队长张振安平静地说，“你是在什么时间，什么情况下，用什么凶器杀害的周青？”

“我，我，……”陆卫林头上冒汗了。是害怕，是焦急？还是想着对策？张振安在努力观察罪犯的面目表情，揣测分析他的心理。

“怎么？又不说话了！”李军用铅笔敲敲桌子说，“你是属牙膏的，挤一点，吐一点。”

“不，不，我，我真的不知怎么说呀！”他趴在自己的腿上哭了起来。一双铐着的手捂在头上，手指头用力挠着头发。

李军气愤到极点了。他陡地站起来说：“你老实点，不要装洋相。难道你不是在周青的床上被抓的吗？你手里没有握着带血的刀子？周青没有倒在你脚下的血泊中？对这些，你怎么解释？”

陆卫林浑身颤栗着。他不哭了，下意识地看着沾在右手上的血迹，一双手象筛糠似地抖了起来。

“你现在应该丢掉幻想，彻底坦白！这是你的唯一出路，也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宽大处理！”李军又说：“我们不是地下室里的文攻武卫，我们不会抓着你的头发往墙上碰，更不会用皮带抽你，只对你进行政策教育，让你坦白！”

陆卫林象被触了电似地抖了一下，抬起头来，仔细端详这两个审讯人。他虽不认识李军，可是看到刑警队长张振安左额角上方三角形的伤疤，突然眼前一黑，“咕咚”一声摔倒在地上，眼镜摔得粉碎。

法警赶上来，急忙扶起他，正要请医生时，陆卫林却又慢慢睁开眼睛。他推开法警，自己坐回到椅子上，脸上含着一丝苦笑说：“我明白了，明白了！我坦白交代！”

“好吧！你就说吧！”李军示意小丁记录。

“我，……”陆卫林咽口唾沫说，“我完全包下来了。周青是我杀的，我和他有仇。我要杀他，杀他！……”

“这样说不行，你必须交代杀人的详细经过。你是在什么时间，怎么杀的周青？如何筹划的？……”

陆卫林全身颤抖着，眼睛瞪着张振安，脸上现出十分痛苦的表情，嘴巴咕嘟着，鲜血顺着嘴角流了下来……

“不好，他在咬自己的舌头！”张振安急忙按响了桌角上的电铃……

二 生日蛋糕

刑警队长张振安并没打算参加陆卫林杀人案的侦破工作。有什么可侦破的呢？罪犯是当场被抓获的。可以说，人赃俱获，铁证如山。他完全可以不管了，或者仅仅是听听汇报，抓抓处理，然后，整理一下材料，移交法院就是。可是，今天上午，他被一组组长李军硬是拉了来。

清晨，他正在小院楼前的草坪上打拳。忽然，他看到一组组长李军开着两轮摩托，从楼群的尽头驶了过来。

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，他觉得李军的到来，只不过是例行公事，向他报告今天凌晨一点，发生的周青被杀案的情况。

其实，他已经知道了。因为听到报案，特别是刑侦人员前往勘查现场的时候，依照惯例，他往往是让车路过宿舍接他同去的。

今夜，摩托车一响，刑警队长张振安还是跑了出来。可是，值班刑警报告他，杀害周青的罪犯被当场抓获，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了。

已经崩紧的弦儿，顿时松了下来。张振安只简单做了安排，让刑侦人员到现场了解一下情况也就是了。他自己又回到房间睡了一觉，以致差一点睡过了头，若不是女儿喊他，他一定不会起这么早。

“爸爸，快起吧！你该去打拳了。”女儿瑞芹站在他的床前，推着他说。

他霍地坐了起来，看看瑞芹笑道：“几点了？”

瑞芹不说早晚，也不告诉他几点，只是说：“又到你起床的时候了。”

他不怪她，而且喜欢她在自己跟前任性。谁叫他只有这么一个宝贝闺女呢？尽管已经二十三岁，可是，在他跟前，还象个孩子。

张振安打完几路拳脚，李军和老曲骑坐两轮摩托车也正停在他的面前。不用问情况，瞧李军那眉飞色舞的表情，刑警队长就猜出案件进行的十分顺利。

李军和老曲都是张振安的助手。还在张振安担任一组组长的时候，李军和老曲就是他的组员。在进行案件的侦破工

作中，他们三个是老搭档了。不管是什么案件，他总要带上他们。这几年，老曲身体不好，年轻的李军就成了他的得力助手。大概是因为李军第一次报到，他就和他进行了一次有趣的交锋，并且是喜欢他的原因吧！

那天，也是这样一个晴朗的日子，李军转业了，他拿着介绍信来市公安局报到。在办公楼前，他遇到了张振安，问：

“同志！你是局里的？”

“嗯！”张振安点点头。

“怎么还不上班？”

“不到点嘛。”他看看表说，“还差半个小时。”

“唉，公安局怎么也按点上班？”

“公安局怎么就不能按点上班？”

“哼，发生了案件呢？能说还不到点，让罪犯先‘犯’着点！”

这句话引起了刑警队长的注意，他打量了他一眼，见他穿着整洁的军衣，戴军帽。帽沿下是一张黑红的圆脸，一双剑眉，鼻正口方，好一派英俊的军人架式。

“你是复员的？”

“嗯。”他笑了，露出洁白的牙齿。

“什么兵种？”

“侦察兵！”

“侦察兵？”张振安更感兴趣了。又问：“你干了几年？”

“五年。”李军说，“是超期服役。”

“你干过侦察？”

“瞧你这同志，侦察兵不干侦察，干啥？”

“会格斗擒拿？”

“这还用问？”

“咱俩试试行吧？”刑警队长第一个亮开了架势。

李军乐了：“怕你这老同志不是我的对手！”

“试试看吧！”

李军褂子一脱，露出酱紫色的臂膀，宽宽的阔背肌，高高的胸脯，再加上这一米七八的个头，张振安真的爱上他了。

两个人一交手，他见李军腾跳劈打果然有些功夫，但花架子多，露出许多破绽。他为了降服这个年轻人，双拳一攒，照准李军的头部打来，待李军急忙招架躲闪时，他的拳却突然收住，连环扫蹬连续攻了上来。李军躲闪不及，“扑通”一声，摔在地上。

张振安急忙扶起他。李军站起身来深深鞠了一躬：“老师，我愿意拜你为师！”

“好样的！”张振安攀住他的膀子，问道：“你愿不愿意再干侦察？”

“当然愿意！”

“那好，我这就去政治处要你！”

这样，李军就被要到刑警队来了。从那以后，破案，他是他的助手；游玩，他是他的伙伴。他们几乎是形影不离了。老曲见队长有了年轻的助手，当然也很高兴。可是几年的共同战斗，张振安也发现李军勇猛有余，斗智不足。遇到事情，有时简单化。这对一个侦察员来说，不能不说是个弱点。所以，直到他被升任一组组长后，张振安仍然时刻给他敲警钟。

不过，今天发生的周青被杀案，并没引起张振安的注

意，凶手抓获了，当场破了案。老虎已经关在笼里，再凶也要听从人的摆布了。所以，直到李军和老曲跳下摩托车，笑呵呵地站到他的面前，他也没问此案的情况。

还是李军先开了口，他说：“队长，凶手被当场抓获了。你猜这个人是谁？”

张振安从树枝上扯下毛巾，揩去头上的汗水，瞧李军那神秘的样子，觉得奇怪，便问：“是谁？”

“听老曲说，就是文化大革命中，打你打得最凶的那个坏蛋！他抓住你的头发往墙上碰，还用皮带抽你的脑袋。”李军说，“不信，你问老曲。”

老曲摸着嘴巴上的胡子，点点头说：“你还记得他叫什么吗？”

张振安一怔，下意识摸了摸左额角上的伤疤，说道：“你是说那个陆卫林？！”

“对，就是他！”老曲乐滋滋地说，“真有意思，这真是‘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；不是不报，时辰不到；时辰一到，一切都报。’想不到这小子也落到我们的手里了！”

“你没有认错了人？”

“不会，绝对不会。你还记得吗？他脸上有个最明显的特征！……”老曲故意卖个关子，不说了。他在等待他说。

刑警队长的声音变得沉重了：“我不会忘记，他左眼眉被一条疤痕劈开了。这伤痕就象一把利刀，一直戳到我的心里……”他闭上眼睛，不愿再去想这些往事。

“一会儿提审罪犯，你去听一听吧！当面瞧瞧这种人的下场，也算是一种十分快意的事情。”

刑警队长未加可否，但他还是去了，还亲自参加了对杀

人凶犯的审讯。

当他坐在审讯席上，开始审讯杀人凶犯陆卫林的时候，当他看到往日威风凛凛的亡命徒，今天竟然变成他的阶下囚的时候，他是何等高兴，何等神气呵！可是，审着审着，他却产生了一种不舒服的感觉。这是怎么回事儿呢？罪犯怎么一会儿认账，一会儿翻供呢？是有意狡猾抵赖，还是另有原因，确有隐情。特别是陆卫林咬舌头的行动，更象一块石头似地压在他的心上，让他透不过气来。一个杀人凶犯，采取这样的行动，只能有两种解释：一是顽固到底，死不认账，咬碎舌头，拒不回答。可是，他会不会另有情况，比如案件有假，无法说清，或者有什么外力威胁，使他不敢说清。

李军受老曲的影响，他听说过队长被迫害的经过。因此，他只承认前者，对后一种情况，他是无论如何都不接受的。他说：“你忘记了过去，忘记了皮带抽在你头上的滋味。这样顽固的亡命徒，能够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？”

“我没有忘记，而且永远不会忘记！”张振安对他年轻的助手说，“可是，同志，更不要忘记我们头上的国徽。这国徽是党和人民给我们最高的信任。我们既不能放过一个坏人，可也决不冤枉一个好人！”

“那么，你认为陆卫林是一个好人了？”

“不，现在还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。”刑警队长张振安回答他的助手说，“这需要我们进一步调查研究，分析每一个疑点。”

李军是相信和尊重他们的队长的。可以说，这种信任和尊敬，是在对敌斗争中凝成的。但是，对于今天这个案件，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张振安的分析。在他看来，狗就是